

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小字《郎君行记》石刻

刘凤翥 于宝麟

尽人皆知,契丹小字《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》(简称《郎君行记》)是刻在唐乾陵的武则天碑(简称《无字碑》)上。谁也不曾想到,除此以外,还有一块《郎君行记》石刻。

1982年10月28至11月2日期间,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和于宝麟为拓制无字碑上的《郎君行记》曾前往陕西省乾县乾陵公社石马大队第三生产队(即司马道村,俗称石马道村)。11月1日上午,因风大,无法拓制无字碑上的《郎君行记》,便在乾陵朱雀门遗址散步。刘凤翥突然发现东边石狮后面的一块残石上有字。他立即让于宝麟取拓制工具。二人细细辨认,发现几乎磨平的石头上原来刻的是契丹小字,其内容竟与无字碑上的《郎君行记》完全相同。字的大小,格式和行数也与无字碑上的《郎君行记》相同。发现的时间是上午9点25分,对于这一重大发现我们实在喜出望外。

我们当即进行拓制,并拍了照片。当天晚上,我们把这一发现报告了乾陵博物馆韩世民馆长。韩馆长立即到村中间老乡,了解此残石的来历。据说此残石原在司马道村任振义家门前,群众从老辈起就管它叫《金兀术碑》,那时,乾陵博物馆认为碑名不凡,应是文物,不忍流散于民间,于1980年移于唐乾陵献殿遗址东南角,谁也没细看上面有字,更没想到上面有契丹小字。

11月2日早晨,我们向村中的任振义同志和吴增益同志作了进一步了解。他们说此村最早迁来的人家姓白,至今已七代人,但现在已迁往别村了。此残石原在白家的一处

旧宅基上,后来白家将宅基卖给任家,任家盖新房时,又把它移往大门外树下,平时坐着乘凉。老辈都管它叫《金兀术碑》,另外还有半个石人也在任家门外,乾陵博物馆认为都是乾陵之物,所以于1980年都移往乾陵。

新发现的《郎君行记》肯定是乾陵之物,至于何时移往村中,已说不清楚。就算从迁往此村的白姓第一代把石移来,1代以20年计,7代才150年左右。当移往村中时,篆额上的“大金皇帝”4个篆字当还应清楚可辨,这可能就是群众管它叫《金兀术碑》的原因。

新的发现《郎君行记》是一块残石,约有原石的四分之一,是碑的右上角,篆额的“大金皇帝都统经略”8字大都磨平,只有“都”字还隐约可见,还有前5行契丹小字,但都残去半行。原来碑上还粘有很多水泥,把水泥去掉之后,还能拓出一些字,前3行尤其是第一行较清楚。碑的石质与无字碑差不多,呈灰黑色。碑形为上圆下方,约1尺厚。长宽与无字碑《郎君行记》部分差不多。

为了区别唐乾陵的这两件《郎君行记》石刻,我们姑且把新发现的这块叫“《郎君行记》残石”,把无字碑上的叫“无字碑《郎君行记》”。

既然有两件《郎君行记》石刻,这就出现了哪件为原刻,哪件为副本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,由于新发现的第1块的字迹几乎磨平,无字碑上的字非常清楚,除第1行第2个契丹字和第四行最末1个契丹字系人为破坏之外,一字不漏,所以新发现的《郎君行记》残石似为原刻,无字碑上的《郎君行记》似为好事之徒后来移刻上去的副本。当然也应想到《郎君行记》残石由于矮,易于被人磨摸,又几经迁移,更易于磨损,所以才把字磨平,故不能排除残石为副本或同期刻制的可能性。姑且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进一步研究。